

大地上的居民增补

Supplement

具体的分类按照介绍的侧重分为以下六类,但由于写的时候太繁杂而部分信息没有确切规整。新增地点和地标等时常掺杂在人物的叙述里,而角色中为增进剧情和完善故事增补的角色例如莫达克等不会有太多赘述,比较重要的新加角色为阿罗勒蓝,罗戈奥玛,斯旺梅丹。

- I 角色
- II 团体
- III 地域
- IV 家系
- V 城徽
- VI 钱币

I

角色

莫达克 Mordake	斯潘连恩 Spelieena	阿罗勒蓝 Auillerann	弗兰尼蒂恩 Flammeadium	罗戈奥玛 Rogomar
辛格尔萨 Singlsa	斯旺梅丹 swammerdam	巴兰王 King Balam	雷卢塞隆王 King Januserrum	孔特连恩王 King Koimeterion

莫达克

Mordake

十塔城传闻里的主人,为中庭的法务官,坐拥十塔在南境狩猎逃亡南方的罪犯。据说他养着十条黑色带杂毛的恶犬,每条狗都凶狠异常,在追猎的过程中比士兵甚至骑士更好用。这些狗甚至能通过鼻子就知道有没有罪,死刑犯直接活撕入腹。因此莫达克的家族凯尼尔坡的徽记便是十头狗。这支家族起源北地。

凯尼尔坡家族 House Canirbo : canis (狗) +carbo (燃烧的煤) =Canirbo

以莫达克为名字是采了双面人爱德华莫达克的名字,十塔的公正和恶咒并存让他活像这样一个双面人。

小狗 canis (狗) + tres (三) canires 凯尼崔

斯潘连恩

Spelieena

这个比较年轻的精灵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追逐传说中的光,这种现象在精灵的故事里有很多名字,比如先祖之光诸如此类。在这种光芒之中,可以看到物的灵,并且可以询问它们,得到这片土地上不可闻的答案。精灵名字意为蓝色山毛榉的精灵,不仅是对祖母的留恋,更多的是向往,想要去知道,于是踏上了这要的旅途,并在旅途中成为了一名林间游侠。

【原名 Lemonnick,将这个看起来很像柠檬捣蛋鬼的名字按照他的故事来改动,改为斯潘连恩 (Aileen 爱尔兰语光和 Spes 拉丁文希望的合成。意为精灵游侠追逐着先祖之光的旅行的决心和他为希望而努力的心念。)】

阿罗勒蓝

Auillerann

隆戈巴尔迪备守军以及隆戈巴尔迪壁垒代表角色

(Aura 拉丁文气息，微风，轻风的意思和风笛 Uilleann 的合成 Auillerann。因为隆戈巴尔迪备守军擅长民谣，而且在游骑兵们在绿野上纵马驰骋梭巡的模样很像远方而来延绵的风笛之歌。)

弗兰尼蒂恩

Flammeadium

为了故事剧情在西方弗隆泽塔根上中庭的督兰，增添后进诗人

名字由来为 Flammeum gladium 燃烧的利剑的合成词。位于中庭西境的督兰回廊为这片王国早期崛起的地域之一，位于王国绿谷之尾。在暴君阴影到来之际弗兰尼蒂恩以他激昂的诗歌和演说要求发掘督兰里藏着的关于中庭历代居民要人的卷籍，以此击退君王营造的英雄必贵，万心向王的言论。而暴政在即的王庭正在预备镇压督兰的民潮。正是因为弗兰尼蒂恩严苛的言行和号召力使得力求安抚民众的同时不叛国的督兰执政官珀鲁尼西恩在两难未竟之际死于市民的长枪。他就像一把燃烧的利剑，在刺向敌心的同时也将四周的事物燃烧毁坏。

(弗兰尼蒂恩的设置的原型为萨沃纳罗拉，在看美第奇家族的故事的时候对他印象深刻得超过柯西莫等佛罗伦萨教父级的存在，他极为苛刻的布道不仅使得这座城市里的文化作品遭到破坏和焚毁，梅迪奇家族被查理斩断权掌，虽然之后梅迪奇回归，萨沃纳罗拉被他自己的虚荣之火焚烧。但那段可怕的日子实在难忘。)

黑色面孔

辛格尔萨和罗戈奥玛

Singlsa & Rogomar

辛格尔萨和罗戈奥玛的故事是为补充伊文的剧情而来：雷卢塞隆王屠杀铁剑之后，远在南境滕伯顿的辛格尔萨觉得愤怒难制。辛格尔萨本是中庭铁剑血系的分支后裔之一，当得知亲系被君王无理而杀，他和当地原本因尊敬英雄美德而愿意归入中庭的角斗士们驱逐了管理此地的书记员与执政官。伊文将军正在策划着让真正的君王回到王座的反叛，亲自策马去往滕伯顿与辛格尔萨交涉，以滕伯顿的马上斗士中有半数曾是被中庭流放的执法卫士为感情纽带，希望对方能加入到这个宏图中。辛格尔萨答应了下来，但他身边多心的罗戈奥玛却对伊文持怀疑的态度。

罗戈奥玛为滕伯顿里的角门巫师，他虽然看似不堪一击却靠着神秘的法术在角斗场上与其他勇士周旋。人们依着他眼周泛着锈色的图案认为他是来自黑沼边沿徘徊的刻面猎手部族成员之一。罗戈奥玛认为伊文的结局并不乐观。但他并未阻拦这次行动。

在所选时日的夜晚，王堡侧门外戴着乌银面具的群奔黑马在喷出火焰的铁马头攻城锤一声怒吼之后踏入城内，居民人人闭门不出，任这些裹着褴褛黑氅，涂抹暗蓝或赤红图案的煞物们将国王的卫士斩于马上马下，包铁的马蹄掀起的飞火流星和飞溅的血一起打破了梯莱尼奥里几乎凝固住的空气。据当时的人说，他们甚至看到了罗戈奥玛从飞扬起的尘土里召唤出尘埃和灰屑凝聚成的，死去的角斗士们的虚像。

铁卫骑士和马上角民

狂烧的烟尘，战鼓擂天

这个时刻，带着何等愤怒，何等仇恨

只要不让名字被他们听到

只要不把灵魂陈在他们面前

【梯莱尼奥民歌：辛格尔萨到来】

但当辛格尔萨和伊文汇合，雷卢塞隆已经因为动脉血管瘤猝死王座。伊文在胜利之余心生贪念使得黑面马们失望至极，对权力并无兴趣的“野蛮人”们离开了中庭，随即滕伯顿与中庭割裂，成为独立的一座城。

辛格尔萨和罗戈奥玛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含义，他俩是我小时候幻想的一出圣骑士和魔法师的英雄故事里两位角色的名字：圣骑士辛格尔萨和他的好友，法师罗戈奥玛。为伊文补完剧情的时候还想着去寻两个名字给黑面马的号召者以及角门巫师，后来就干脆偷懒的用了旧日里两个好友的名字做了补充，先有的中文然后乱填的英文，singlsa 的 lsa 在中东地区似乎是有先知和贤者这类的含义。

斯旺梅丹
swammerdam
萨拉伯曼代表角色

方各院 (House of Fang) 成员，方各院的建立是为抑制各自由信仰下的教徒变化成超越各地管理权构的统治，进一步抑制教派恶化而自然形成的组织。他们精于战斗，多为暗中行事，隐姓埋名，走于市井。斯旺梅丹流落自由之地萨拉伯曼，靠着缝制皮革维持生计，同时继续为方各院行事。这个南方泽地人善于饲养毒虫，精通毒物，嗜吃蛇蝎，被认识他的人认为是狮身蝎尾兽变化的人皮囊。这种存在的目的在于压制其他势力而形成牵制的目前有防止教派恶化的方各院（谋杀者兄弟会）以及屠杀黑水污染而堕落的不幸者的阿卡南僧院（蓝袍僧）fang 也就是兽牙的意思。

暴君之影的降临
巴兰王
King Balam

中庭上幽影的始源该追溯的巴兰王朝。巴兰王时期最为重要的转折来自流浪者拉沙赫塔 Rasahtlab。本来固守中庭，传承着自弗缇图铎王以来荣耀的巴兰自从接纳了拉沙赫塔来朝之后，他南下去往群像壁垒之外，将在南境上试图独居一方为君主的贵族一一给予肯定，那些期盼着中庭之王到来，身负英雄的旗帜，召回贪婪之民的南境诸信仰之人感到愤慨和失望。他们批判巴兰的行径，背叛了英雄只取所需的美德。但固步自封的君王不予理会，王堡梯莱尼奥上空逐步出现暗影。

拉沙赫塔的出现被许多的学者，尤其是潘特纳提乌斯的侍僧们认为是踏污水来的使者，即地狱终将被黑水冲破，艰辛的长日回到大地的前兆。

Balam 巴兰：圣经先知 balaam 巴兰去掉一个字母。意为他也是古老预言中的一份子。

Rasahtlab：拉沙赫塔：圣经三博士来朝里献上没药的巴尔退则 Balthasar 的反写。象征着拉沙赫塔前来是不好的觐见。

雷卢塞隆王
King Januserrum

在巴兰过世不久，雷卢塞隆成为了王堡的主持人。巴兰留下的愤怒，雷卢塞隆王通过君权来镇压，巴兰的自我中心彻底转化成为了暴君莅位。在雷卢塞隆看来，不敬君主是莫大的耻辱，将不择手段使得众心朝王。他首先将对产生质疑并随时可能行使特权的公正骑士：铁剑们送入坟墓。之后集结起愿意为王座效力的军士甚至佣兵们去往各地，将雄心勃勃的反抗之潮割出鲜血；于此同时雷卢塞隆向新教施以压力，向旧教落下斩斧，转化了部分中庭歌者为安柏特派犬奴诗人，为愚化众人打下基础。如此之下反抗暴君的行为以督兰的民枪折断为

暂时中止的信号，雷卢塞隆王朝占据上风，锈冠下的权力正在向顶峰攀登。
 通常情况下提起中庭上的暴君就是指雷卢塞隆，铁剑之墓，暴君之影都在他的王座下展开。
 后期对南北同时展开的征伐也是他的号令。
 在雷卢塞隆王的末日来自于将军伊文的反叛，伊文曾试图自立为王，却因为与自己的誓言相悖而被下属以雷卢塞隆的长剑刺死于勒冈利阶梯。
 Januserrum 雷卢塞隆:双面神 janus 和拉丁文铁 Ferrum 的结合，意为这位暴君的铁腕以及他一方面坚持英雄战无不胜的力量，一方面却又在撕咬人民的暴行的两张面孔。
 Evenm 伊文: even 在古英语里有黄昏的含义，即他的行为将暴君推向黑夜前的暮光。
 Legalis 勒冈利: legalis 和词源法律有关，纺书匠勒冈利被认为是律法之源，王堡大殿的长阶梯用了勒冈利的名字命名。

孔特连恩王

King Koimeterion

雷卢塞隆和伊文都死亡之后，伊文的卫士和中庭人民将前代君王后裔之一的孔特连恩推上王座。但生性有些怯懦的孔特连恩有着奇怪的迷信，他相信着古老的诗歌里所说，黑色远行者会带来漫长的疫病和噩梦，也相信三代暴君的终结会驱散黑暗的迷雾，于是孔特连恩继续了暴行，挥霍财富。孔特连恩在王堡卫士和义军动手之前，已经死于大殿上悬挂着的火盆的倾倒。象征着暴君之影消亡，熔炉之潮到来。

Koimeterion 孔特连恩: 希腊语房舍的意思，信仰基督的早期希腊作家把它作为安息之地，即墓地的委婉语。意为孔特连恩站在暴君终结的时刻里。

||

团体

腾火者 Tumblefirer	角斗之子 Gladiators' sons	饮水僧侣 Sullage acolyte	污手兄弟 Stainhand brothers
考迪乌斯骑士团 Claudius	隆戈巴尔迪备守军 Vindicators	滕伯顿马上斗士 Horsemen	安柏特派 Abeter
博拉弗派 Bravo	代亚莱图派 Dialectus	林歌亚派 Lingua	

腾火者

Tumblefirer

北地柏洛韦塔和熔炉壁垒（原巨战壁垒）上的奉火者们。他们信奉火焰为万物始源和生命的推进，随身携带着雕刻红砧的燧石以示火的庇护。

角斗之子

Gladiators' sons

滕伯顿角斗士和角门骑师的统称，代表有曾经对抗王庭并死于黑血病的辛格尔萨，以及现今的穆斯塔法。

饮水僧侣

Sullage acolyte

引水渠下对被黑流污染的灰水有瘾的自由僧侣，他们声称自己因此知道的更多，甚至能让灵魂去到安刻隆尼亚门前并活着回来。他们的话被认为不足信，但并非没有力量。

污手兄弟

Stainhand brothers

方各院分布在各处的刺杀者，他们通常只一手带着皮革镶甲的笼手，一手皮肤裸露，示意被他们下手的人有战斗，并从死亡的泥淖里复生的权力和机会。代表为萨拉伯曼的皮革裁缝斯旺梅丹。

三派骑士

考迪乌斯骑士团

Claudius

代表角色为苏普雷姆家族的奥尔布罗。考迪乌斯骑士团服饰的特点为层叠的红色外袍和绕藤的花纹，配以攀花长枪或者有着雕琢精巧的家徽的长剑。考迪乌斯骑士团的由来要追溯到列城时期，刚由赛克泰瑞乌斯迁城而来的卢克利齐在港口贸易以及学术，艺术交流中受到西方中庭影响，有了崇尚传说英雄与美德的心念，从而建立了这支骑士团，如法炮制了中庭里之后新教的出现一般，守护着城市以及对美与德的坚持。

的确，这支队伍在协调诸多家族于这座城市的职能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也成为了卢克利齐的城市标记之一。

隆戈巴尔迪备守军

Vindicators

代表人物目前不明。隆戈巴尔迪这座城市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列城时期之前诸城抵抗来自布吕米希山脉巨人侵袭的故事，以及孔布岛屿上据说游弋着的阴影。当巨人成为传说，阴影销湮在废墟之间，隆戈巴尔迪壁垒里的备守军们也成为了传说的一孔源泉：这些身着有着美丽暗纹的黑袍，由黄铜为铠的马上战士们在伫立着巨大雕像的草原上巡弋，高唱着在广阔地域的人们特有的歌。因此像穆龙根 Morogenēs 这样的难以佐证英雄也出现在故事里：身材精瘦却有力，纵马跃过巨人的一侧一剑就能砍下他们的头来。

但他们也不是被所有人欢迎，壁垒附近的牧民们会有人抱怨他们的来往惊吓到了畜群，所以称呼他们为秃鹫：不仅仅是表示厌恶。隆戈巴尔迪壁垒的城徽是狮鹫，在靠近寒冷地域的这块土地上，备守军们黑色的斗篷上也会有着厚的围毛，在讨厌他们的人看来确很像黑色的，瑟缩的秃鹫。

不过快乐爱歌的备守军们倒不以为然，他们甚至为自己编了许多关于秃鹫的歌曲。

现在大家爱说的游骑兵的故事，大多来自他们

滕伯顿马上斗士

Horsemen

漆黑厚重的黑衣，遮住脸的斗篷，乌银做铠。忠义，野蛮，比起诗歌里传唱的骑士，他们不够温和和亲近甚至粗俗，比起先民故事里的蛮人，他们更为忠勇。身材高大，重铠不覆盖的裸露皮肤上用矿物颜料或者牲畜的血画着传统的角斗士花纹，认为这些古老的图案能为他们战斧上滴落的血赎罪。这些强壮而将力量掩藏在衣袍下的战士们，以勇气和力量为心念，守护他们的未来。

目前暂定的代表是穆斯塔法 Mostafa.

四派新教

新教在暴君出现前后均分裂成四派，而不同于古教自出现以来以偏好不同而形成三头形式。四派的设置也为了强调新教的不稳定，对应矩形的不稳定性。

安柏特派

Abeter

也被称为犬奴诗人，即在暴君莅临之际逐渐被君王控制的新教成员，也在这个过程中用喉舌与腐化信仰逐步锈化为将人民碾为泥中血肉，滋养黑蒺藜的王座铁犁。

Abeter 为 abet（教唆）的词根，是英国 14 世纪左右流行的纵狗斗熊的一种游戏之名。在这里意为安柏特派诗人的被控制的形象。

博拉弗派

Bravo

也被称为英雄诗人，安柏特派和博拉弗派的前身都是居于中庭的诗人，在面对君王之手时产生了分歧。不愿受制于暴君的博拉弗派选择了前往王国绿谷之背的铁轮岛，在厚重而坚毅，红塔黑墙的卡拉避难所里独守一隅，伺机抵抗君王铁蹄。

Bravo 也就是 brave 于意大利语的源头，为勇敢的意思。

Karra Sanctuary 卡拉避难所：karra 是凯撒大帝称呼两轮战车或马车的词语，意为博拉弗派诗人并没有放弃战争，并持积极面对的态度。

Iron Wheel 铁轮岛：起这个名字的来头是有宗教观点认为地狱的运行是“铁轮”的来回转动。这些选择了用强烈的方式忠于自己信仰的英雄诗人们在中庭看来似乎是异端，可是正如魔鬼也有它的正义，博拉弗派用自己强硬的方式为正义而迎战。

代亚莱图派

Dialectus

也被称为流浪诗人，早在弗缇纳铎王时代就有随着南下北风去往他地的旅行诗人，他们热衷于歌颂他们所歌颂的，萨拉博曼等地也早已接纳了这些在传说中能带来幸运的远行者。在君权日益沉重之后，更多的游吟者向往自由的南疆，于是代亚莱图派从中庭歌者里再度生成，成为一个松散的人群。

Dialectus 为现代英语词汇 Dialect（方言）的词根，拉丁语里说话方式的意思。用来表示这些爱用不同的语言在口舌里写就各类诗歌的行者们。

林歌亚派

Lingua

也被称为广场诗人，为始终坚守在潘特纳提乌斯广场上的侍僧们的总称。他们基本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守护着朝圣广场上众塔里的诗歌和传说，为它们校对和增补。直到暴君来袭，林格亚诗人被君主压制，被处以殉道或监禁。在暴君垮塌之后林格亚诗人们回到了残破的潘特纳提乌斯，重现新教荣光。

Lingua 为语言 language 的拉丁词根，为舌头的意思。意为这些侍僧始终都坚守着中庭新教最原本的道义和心念：歌颂美德，传唱希望。



家系

弗隆泽塔根家系

凯尼尔坡家族
House Canirbo

古斯塔夫家族
House Gustafson

马克拉姆家族
House Markram

凯尼尔坡家族
House Canirbo

凯尼尔坡家族起源北地，带着热媒与冰屑加入到中庭。弗缇图铎王朝时期这支家族以法务官的姿态在穆图之血的河岸建立十塔城，诗人口中的莫达克带着十条恶犬在南境追捕中庭里逃亡的罪人，他的恶毒和残忍烤干的中庭流出的污水。十塔城被凯尼尔坡们废弃的原因难以知晓，家族口风严实，闭口不提，只重复说那里只是个有鬼和诅咒的破城堡。他们在中庭的领属范围为西北方面的湖区，家族住地为湖心上的壁垒石桌堡。中庭的湖区被绿绒生烟的杂生树丛掩埋，水域在树影下幽绿而宽阔，秋季来临时矮山和水畔的树木变化成红黄和绿，把湖区染成彩色。天气再冷时湖水和山间的溪水会结上薄冰。石桌堡的古老砖墙上因水的滋润而爬满绿苔和草皮，依靠着长船出入堡垒，这些榉木的木舟上都雕刻着低头安睡的犬头。现今的家主为“小狗”凯尼崔（Canires），他把家徽上的十头狗中的三头染成金绿色，显示家系的平安和居住之地的绿。

凯尼崔的名字 Canires: Canis 狗+Tres 三

石桌堡: The stone table

古斯塔夫家族
House Gustafson

古老的中庭家族，发源于王国绿谷，住地为白杨庭。亚素的时代，国王身边的仁者就有古斯塔夫的玛尔提乌斯（Martius），虽然只是诗歌中的言语。但他们不为政务，盘坐古老的绿野庭园里固守久远的学识和物象。王国绿谷的白杨谷段溪涧清澈，山地的绿麓上旖旎浪漫，树木间低矮的植被和草地颜色单纯明净又变幻多姿，树冠流过碧蓝天光与缭绕的云河，白木的长船在水上独行。谷地里傍水处适合牧羊，葡萄的种植和酒香密不可分，即使是东方深在内陆的隆戈巴尔迪壁垒也听闻过三月溪的醇厚。时常能在这绿的境地里找到影藏着的，更为古老的一段绿苔成灾的石墙或是挽花的门拱。这云雾蒸腾的白杨谷便是最初的庭院，直至中庭扩往滩头的列王群岛，这里依旧在绿与雾中说着动容的故事。

古斯塔夫家族的徽记为灰绿底子上的白杨树。

白杨谷地: Aspenvale

白杨庭: Aspengarden

玛尔提乌斯 Martius: 即三月的意思，三月为战神之月，但偏偏玛尔提乌斯并不是个爱战的仁者。来自我的朋友艾雷三月的灵感，他是个善良又快活的好伙伴。

马克拉姆家族
House Markram

黑棘河中游的灰水之畔，迪姆塞西这块发黑霉烂的土地上矗立而起漆黑的马克拉姆塔与堡。它腐坏的面孔和远在穆图之血河岸着了鬼的十塔城有过之而无不及。

IV

地域

蒂姆塞西 Dimmesash	岩藤堡 Vineroché	萨拉博曼 Saraboman	风堂镇 Windy Sept	托尔弗森城 Spring Shield – Tollefson
雨声河 Rianspeaker River	雷罗瓦门河 Renovamen River	红栎谷 Coggyria ravine	柯雷铎湖 Credo Lake	霜炉 Hoar Furnace
大河之喉 River's Throat	雷霆之根 Thunder's Root	列王屿 Isle of Kings	哨兵山岗·宛加 奥隆 Guardmount – Vanyoron	穆图之血 Moutu's Blood
十塔地 Ten Towers	中庭湖区 Lake district	蛛桥 Bebilithbridge		

蒂姆塞西

Dimmesash

蒂姆塞西名字的由来本是尼谢彼梭的故事《水鬼》里出现的它的难以说明是家乡的童年住地：整年的黑暗和多雨水，草和泥在地面上混成糊，除了做工粗陋的房屋之外更多的是往来行商和雇工搭起的皮帐篷。Dimmesash 名字的来由是黑暗 Dim 和沼泽 Marsh 以及脏乱 mess 重组的一个名字，按照那儿混乱的环境给取的。在这里它被迁移到西方弗隆泽塔根的西北的沿海至内陆路上的一方大地：以领属中心的马克拉姆 Markram 黑堡为主的这片地是走私者和商贩，杂耍人，强盗这类人等喜爱的歇脚地。虽然黑堡并不会为他们提供住地，但肮脏和黑暗，再来一张自己动手支起的帐篷足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尼谢彼梭所在的斯维夫特旅馆附近的帐篷群因为一座酒商帐篷里燃火而逐步火势蔓延，它在一个老珍宝走私贩的帮助下从地窖的废井里游走，顺着黑棘河被冲到颚口，在那里它以这个老商贩的跑腿的身份搭乘船只去往靠近东方德摩特斯缇的哈拉博萨群岛，并在泰拉溪谷落脚，靠着在帮助不识字的走私贩用半桶水的知识鉴定物品的经验，继续做着鉴定宝物的生意。当博学者逐渐长成之后，尼谢彼梭重返西方，并去往弗拉尼加入到那里更为汹涌的暗潮之中。

岩藤堡

Vineroché

汇入白河的树足河中流上的城堡，西里瓦家族的领地，领属为树足河流域以及附近的犄角汉口。西里瓦在赛克泰瑞乌斯时期都处于丰饶繁盛境地的一支老家族，这座依傍藤蔓枝条的岩山而起的城堡为他们的家。在赛克泰瑞乌斯迁城之时他们并没有随之去往远方有富有港口和肥沃扇形冲积平原的地方，而是驻守了自己的属地。但就此之后这个家族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有农夫和越山的猎手看到空荡的岩藤堡时认为他们已经因为山上动物的疫病回到了大地的怀抱。

特里安根的故事也就这么开始的：树足河下游的一方瘦地上多是野坟，在迁城之后为属地和家族在东方南境的地位不断争斗，家族之间不仅暗斗也采取明争，许多人猜测这块瘦地上殒命的是自罗腾河上凯泽堡远行而来为争得卢克利齐议事会一席的雅里蒙尼家族 The

House of Acrimonia 的卫士，雅里蒙尼家也在雇了附近的几户农人在地上种植花草，安抚亡魂。但后来，地里偶然的爬出来一位脸颊腐烂见齿，做工精良的衣服上满是泥土和血渍的半大男孩子，自称特里安根，胸前绣着四瓣藤萝叶的标记，西里瓦家族的家徽。

（雅里蒙尼家族：罗腾河凯泽堡里拥兵自重的古老家族之一，他们不仅赢得了议事会席位，而且在奥尔布罗和特里安根生活的时代，他们的长子阿沙罗姆 Awschalom 出任卢克利齐考迪乌斯骑士团指挥官）

萨拉博曼 Saraboman

萨拉博曼是多雨的泽地，水运发达，多长桥。与东方泽地哈斯拉姆河谷不同的是，萨拉博曼的气温常年沁凉甚至寒冷。他们有来自中庭或当地甚至其他地域，怀揣秘密和一两手绝活。在萨拉博曼的水泽与树林之间，古代集雨器演化而来的陶塔之间行走着巫魔。萨拉伯曼居民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弗缇图铎时期的许多观念和生活方式，比如他们依旧相信来到此地的流浪客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这就发源于旧年里对于游吟诗人的敬佩之情。

曾经因为水源丰厚而吸引了诸多摆卖商人的引水渠因为被污染而遭到废弃，这是萨拉博曼的禁忌：不可以靠近被黑水污染了的引水渠，也不要和还在那座庞大底下迷宫里徘徊的活物说话。由于萨拉博曼许多时候之前还并不是泽地，它曾经被地火焚烧，布满可怕的足印。所以在当地人的故事里，水上还会流窜出影子，特别是黄昏降临之后，天色和灰烬最像的时候。

滕伯顿

滕伯顿最初由当年中庭的骑士和当地与附近的角斗士组成，城徽是黑面马，滕伯顿骑士的特征非常明显，黑布与乌银的铠甲，带着面具。铸造发达，城沿袭了骑士的勇敢和忠于信仰，以及角斗士的野蛮。不过滕伯顿的骑士并不叫 knight 而叫 horseman。在滕伯顿附近就是占卜者的灵棚和地棺之石，这源于最初占卜者为角斗士做预言而来，而那座巨大的深坑：地棺之石则被这些可怕的马上战士称为烟和死灰的角斗场。

风堂镇 Windy Sept

为完善卢克利齐角色拉维利·维利台而增加的要塞名。风堂镇为维利台家族坐拥的市镇，位于河谷地不远处的山口前平地。城里砖石铺路，多处有水井，除了瞭望塔和维利台家族的鱼罐厅之外的房屋都较为低矮。居民擅于在房顶铺上山林里肥沃的泥土养绿绒生烟的草皮和夹杂的开花植物。竖立在诸多房顶上的风向标也是这里的象征之一：被涂上白漆的铁皮鳟鱼在屋顶上随风摇摆着，像是上空有着戏水的大群鳟鱼。善良的风堂镇人靠着制陶的手艺换取收入，时而也会靠着花卉和部分药草的售卖赚来金银。擅长唱轻柔的歌谣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的事情。维利台家族在卢克利齐建城之后加入到了考迪乌斯骑士团相依的教士事务中，拉维利就是参与其中的一员。

鱼罐厅 Fishurn Hall 是维利台家在此地的木石结构堡垒。

泉水之盾·托尔弗森城 Spring Shield – Tollefson

泉水之盾的本名托尔弗森城，位于塞隆左林下的林间地。这座山林里的花园石城倚靠它精巧的引水系统使得山间的多条溪流和河涧为它的喷泉和吐水口做出贡献。中心泉眼上有座名为龙沙的喷池，往池中丢入铸币可以使得祈求来的幸福规避灾难和邪恶是托尔弗森的传统。当圆厅学派学者和巫师们南下往蒙塔尼的时候，泉盾城的居民曾丢入大量的铸币以抵御这些“邪恶的六头鸟儿（蒙塔尼圆厅学派的标记是六头鸮鸟）”。之后这出闹剧逐步化解，但也成

为了蒙塔尼和托尔弗森间常用来调节气氛的小玩笑。

龙沙水池 Ronsard：龙沙为比埃尔的姓氏，因为很喜欢龙沙的诗歌们，尤其是惜时的部分。所以用来做了这座承载着祝福的泉水池的名字。

雨声河与雷罗瓦门河

Rianspeaker River & Renovamen River

雨声河是哈斯拉姆河谷的主河道，由豪泽里的雷罗瓦门河的一条支系向下游汇集它水而来。早时尼亚兰山原的树木恐惧孔布的黑流西渡，于是沿着水流向南迁徙。跟随着他们南行的人群滞留在哈斯拉姆河谷地带发展成了现今的哈斯拉摩猎手部族，尊重着自然的循环，不度攫取，物尽其用。雷罗瓦门河的支流的扩散为附近甚至南境带去的水源相当丰厚，卢克利齐的白河流域也有它的一份功劳。在语言上德鲁伊一门的语言以发源地的大水域命名称为雷罗瓦门语，为古老语系的一支，至今受用。学者们使用的语言也曾受到雷罗瓦门语的影响而融入了相当的元素。

雷罗瓦门：Renovamen 拉丁文重生的意思，豪泽里的树木们傍水相生。

哈斯拉摩：Haslamor

红栎谷

Coggyria ravine

红栎谷为柏洛韦塔内的一座深谷，虽然这座被地炉烘热发红的地域多披冰霜，但皑皑白雪未能遮掩火一般燃烧的红栎树。格外茂盛的红栎在信仰火为万物之根的柏洛韦塔居民眼里成为了火焰的哨兵和护卫。红栎谷的纵深和坚实岩壁也为建造繁杂的跨桥尖塔和堡垒提供基石，成为居民较为集中的地带之一。火术士称这些燎原的树木是地河里蒸腾上的热与火。

笔记：

本来我想把它叫成红炉谷，因为火的信徒在云集，火术士撩起的烟和云雾缠绕的感觉很像一座燃烧的炼炉。但还是觉得这里有着地热的影响但土表依旧霜雪皑皑，认为火终能驱散严寒的坚强的人们坚持着信仰，将双手靠近温暖的火和光会比较好些。耐寒树种里的红栎又是很喜欢的树的一种，想象着白雪里的红栎漫山遍野的样子感觉就可棒。像是在原本坚定的心念和希望上插上的旗帜。

柯雷铎湖

Credo Lake

柯雷铎湖作为德摩特斯缇河湾地带的宽广水域而始终被重视着，它承载积水的职能使得雨季也未能使河道漫出洪流。依傍的山丘伸出的一片土石突入湖中，形状像是刚驶入湖中的锋利船头，它多被称为塔斯特裘尔。塔斯特裘尔上的长塔为许多故事的源发地。在早年时日里孔布的黑潮令陆上的人们感到恐惧，于是多处大湖水域上都有哨兵塔供给人们观察是否已经遭受了黑水的污染，是否泛起硫磺的颜色。在警惕的钟声逐渐衰弱之后哨塔的主人一易再易，最后到了阿索林的手上。这位巫师将破败的哨塔改成了自己的居所，用书和纸卷把里面得满满当当。至此到阿索林成为经院学派的大院长之后长塔都有诸多到访的足迹，其中包括了被重叠的幽影缠身，而后以好友相称的黑龙雷加拉多。之后长塔经历了一次多人知晓的事件，便是阿索林审判黑卷，并将它们连同自己在地河上燃烧殆尽的故事；以及再之后变为坟墓的长塔被黑潮冲裂。在这些事情其间和之后柯雷铎湖曾干涸过许久，经院学派的后继者们猜测是流入了地河而烧干，雷加拉多则认为是阿索林写就《雷缇纳翁长歌》的时候将常年被巫师所影响的柯雷铎湖卷入其中。总之现在又腾水盈满，除了塔斯特裘尔上的长塔已近废墟。

塔斯特裘尔 Custarcure，拉丁文守护一生 Custos arcu ire 的联合。取了长塔上两位好

伙伴之间：阿索林消除了雷加拉多的幽影，而后者陈诺守护《雷提纳翁长歌》的相互守卫的故事。

柯雷铎 Credo 为拉丁文里确信的意思。

长塔 Long Tower

霜炉

Hoar Furnace

在布吕米希山脉东臂之尾的冻原上有着如山峦般庞大的巨物，漆黑的长铁弯曲着，用尖锐的头颅保护着不加遮拦的穹顶，外壁上用长链悬挂的火盆里依旧不温不火的抖动着火。霜雪在它脚下堆积着，爬满了冰冷的铁架。这座升腾起灰白色冷烟的铁簇多被称为燃烧着霜火的霜炉。它其中，人们坚信着顽强的铁骨保护着沉寂的宝物，不论是可以用手触摸的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阅读，甚至是封存在冰屑之中的物象或者幽影。许多喜爱探寻器物的冒险者和期盼新学识的学者们都在雇佣他人或者亲自前往去亲自面对它。因此霜炉附近的山坳里有着来客们的营帐以及长久以来搭建的简易塔楼和营寨，例如烛台镇。

霜炉的出现是为了完善关于哈斯拉姆河谷出身的冒险猎手玛吉恩和他的山猫玛哈姆的故事。自河谷地里出来得到了来自绘制地图的大工匠赫尼格的请求与金钱，希望勇敢的猎手能去到北疆之北，将黑色冷炉里的事物至少收入眼底。玛吉恩和玛哈姆走巨人趾骨的山路来到烛台镇与其他试图亲历其中的冒险者汇合，想要踏过着霜火。

烛台镇：Candelabrumard

大河之喉

River's Throat

在东陆丰饶地上奔腾的诸多河流大多经由中部的一段河湾地带，即常被人们称之为大河之喉的地域。多河带着冰霜和泽地的淤泥，低地原野上的草籽等在这里汇集，又各自腾流而去。它也是许多诗和歌里钟爱的事物：

流畅而掷地有力的晚祷

腾起水拧的蹄

湿润绿野上枯黄的暮日

不断欢歌

在塞可泰瑞乌斯还未稳固之前大河之喉作为水系的枢纽而曾被作为重要的一片地，当城稳民安之后人们的视线多集中于财力和权力的拉锯上，之后卢克利齐和旧塞可泰瑞乌斯的形成更加深了这种盯视，使得河喉逐渐退出了家族之争的重地之位。而后依旧盘踞河流地带的家族例如罗腾河上的雅里蒙尼和树足河上的西里瓦，犄角汉口的莫斯曼等似乎形成了不许言表的共识：不占据河湾之心里的任何地。这样默认的协议和上方学系源地的不涉足使得这大地上涌水的生命之杯能继续的保持它的盛大与不尽的宏伟。

雷霆之根

Thunder's Root

尼亚兰山原上除了灰色的岩原，纵深的沟壑，岩桥和凌空而飞的山脊也比比皆是。这些犹如庞大繁复根系的地形在灰野上疾奔和嚎叫的狼群眼里像是撕裂风暴的雷电下的枝杈，因此被称为雷霆之根。这暴风和骤雨下的迷宫只有狼熟悉它的每一分寸，它们俯下身听土石呼吸，竖起耳听到空旷苍穹下的风雷擂鼓，贴着星罗棋布其间幽蓝的符印和暗红的图腾奔跑，不会迷失方向。

东屏洲

东屏洲六镇与居民：桃桥里桃狮，芦廊中陶河，箐檐下绍禄，桐黛上韶泰，榕台渡口无人居，槐房四围不见影。

可确立的地点：听罄谷，帷烟海，珩璜风岩，福水，古藏山，庸沽，戏球山道，落影山墙。古藏山为福水的源头，福水是东屏之地不少丰厚水流的主河道。山高处的小坳里暗藏着潢潦寺，寺庙大殿里陈着佛像等保护泉眼。但因久无人来，山上早已被青树暗藤占据，山壁上雕琢的物象都变得残破，山风过时呜呜的如有鬼。

榕台渡口能发长舟离开水荡去往帷烟海，海上常年烟雾缭绕，不见得太清晰。

列王屿

Isle of Kings

在中庭的东部海域上有着大面积的破碎半岛，它们土地不瘦，渔业发达，航运和造船等行业也有着不俗的业绩。为了不使北地和南境甚至西渡的恶意者在这里安营扎寨，伺机进发王国领地，在中庭的诗歌里就有过中庭的建立者，第一位国王亚素来到海岸边时，就将这片岛屿之地分别给予了他忠诚的英雄们，以此保护这片要地，并以各具象征的器物为它们命名。列王屿总共有十座岛屿分别对应为王国作出贡献的游侠，骑士，卫士，游骑兵，铁匠，学者，刺客，勇民，旗手，寻路者

亚素王 King Asus：asus 是希伯来语清晨的意思，代表这位国王为中庭带来第一缕晨曦，也就是创立者的含义了。

哨兵山岗·宛加奥隆

Guardmount – Vanyoron

戴瑟罗溪谷里是精灵的哨站。这些长耳朵的精灵有着不顺直的黑色头发和碧蓝的眼睛，自远方而来在此地安营扎寨，建立起精灵的长屋和亭榭，依靠着溪谷地环山的屏障固守住西侧的出海港和东侧的开口，时刻随风而听四围的响动。黑发蓝眼的精灵们虽然能动作柔和流畅的引弓，姿态漂亮的与刀刃共舞，但生性里野性十足，和他们擅长与之沟通的山间走兽一般。精灵们称呼自己的哨站为宛加奥隆，声誉颇高的“巡山者”阿拉斯泰尔在精灵先锋与隆戈巴尔迪守备军联合抵御北方布吕米利安巨人的时候被认为是群弓之首，从此默认为宛加奥隆的哨兵长。这些迁移至此的精灵从不偷露他们来自何方，只是强调着：不能让黑雨一直下到风歌之地。

阿拉斯泰尔 Alastair：精灵先锋的哨兵之长，不知疲倦的巡山者。

宛加奥隆 Vanyoron：来自昆雅精灵语的组合 vanya(美丽的)和 oron (山脉)

追逐先祖光辉的斯潘林恩和常驻隆戈巴尔迪的雷夫金都是宛加奥隆精灵，弓箭手有着标志性的面具。

穆图之血

Moutu's Blood

位于西方弗隆泽塔根南境中段的河流，并包含了一节矮瀑布。因上游多红土和矿物污染使得河水发红，因此在诗歌中沿河而亡的英雄穆图为它命名，说它是穆图流下的血河。在瀑布河段靠近十塔地。穆图之血沿河土地本是较为肥沃的地带，但因战事和十塔的诅咒而使得居民落荒而逃，淤泥囤积，灰石和苔藓，颜色晦暗的灌木遍生。贯穿了南境中段陆地的穆图之血因此很少被选为脚力的路。

十塔地

Ten Towers

穆图之血的南面坐落着十塔城，十座高低不一的塔楼保护着中间的矩形堡垒。这座年久失修的城堡是座坚实的建筑物，生硬的灰泥和切割不均的方石构成了这拥塔巨人。十塔城的矩形堡垒里是几乎占据了底层的方形泉池，被染色了的方池和穆图之血不同的是它并非是红色而是浮现出浓重污血的黑色。潮湿的水汽浸润着墙壁和立柱使得墙根柱底都泛着薄血的红或黑。在它还没被弃置时有着十尊犬头吐水嘴，然而这些兽类已在黑池里变成了碎块。这座堡垒多次有征伐者或佣兵，商队试图落脚但很快短命。因此为不祥的巨城。

中庭湖区

Lake district

简介在弗隆泽塔根家系里看凯尼尔坡家族

蛛桥

Bebilithbridge

南境多水域的一地，并不深的水泽湿润并占领着裸露的土地，植物繁茂，但低矮的灌木居多且色泽暗淡。枝干粗重的树木并不高，树冠铺开伸展和常年缠绕在此的白雾一起就像大片的蛛网，而树叶的叶面上常常结出灰尘一样不太干净的白霜。多雾又沁凉。依靠绳索和木板的长桥连接着迷宫一样盘曲的水泽间的地域。灰石墙黑瓦是此地房屋的标志，地下水渠曾在为此地在上游洪峰期的泄洪排水，蓄水做出过贡献，没有萨拉伯曼附近的引水渠如此庞大，它狭小得多，而且结构复杂又累赘。此地埋藏着饮水僧侣的动向，他们把这里作为自己临时的圣堂，以奥古鲁图为首在肮脏的黑水沟渠里苟延残喘，躲避着阿卡南蓝袍僧和方各院污手兄弟的耳目。

蛛桥的名字：Bebilith 是 DND 里猎魔蛛的名字。

在故事灰雾里，方各院已经知晓了饮水侍僧的藏身地之一蛛桥水渠，他们让污手兄弟之一斯旺梅丹从罗戈奥玛手里得到流浪汉身上那枚腾火者的燧石，并用燧石之力焚烧水渠。但奥古鲁图的预言让巫师和刺客都看到了他们的力量并非只是疯言疯语，也未必邪恶异常，因此斯旺梅丹选择放走奥古鲁图和他的僧侣。这支自污水里而来的力量在残喘着恢复。

奥古鲁图：Oculudus oculus 眼睛+udus 潮湿

V

城徽

德莫特斯缇

东方这片土地名字的由来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丰收和土地两个拉丁词的合成。主要的地域上的徽记在这里列出并记下来它们的来头，以防止自己忘记。

隆戈巴尔迪壁垒：狮鹫

隆戈巴尔迪以抵御和北防而被熟知，这座位于隆戈巴尔迪低地里的堡垒以狮鹫为城徽：铜黄的嘴，脚爪和漆黑的羽毛，与城市里的建材以及普遍用于装饰的材质颜色相配。狮鹫的形象融合了鹰与狮子，徘徊在险恶与英勇之间。与壁垒所起到的作用和附近居民对它的偏见还是比较符合的。

彭塞拉：玫瑰与狮子

彭塞拉向来有着绿丘上的玫瑰花床这样的美誉，彭塞拉人也多一刻不停歇的继承着财富，从而有足够的钱财来嗅闻美酒，举办宴会，建造起大穹顶的厅堂，把知识纳入信仰的范畴。这些脑子里被古老贵族的遗风缠绕住的人们和带刺的玫瑰一般提防着他们认为的危险的事物，诸如魔鬼的言语，流浪人的诗歌；坚守着他们的美与德。这也催生出了驻足于彭塞拉上的经院学派。这些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也的确为彭塞拉戴上了丰饶的桂冠，所以在城徽上选择了金色的狮子。

范恩伯格：三辆马车

这个徽记的由来来自于我杜撰的，在帕乔里的故事里由红龙唱出来的民歌：

三辆范恩伯格马车跟着费穆

只载着七卷书，其余的书都在孔布里沉睡。

费穆是我为了凑这首歌而杜撰的又一个名字，在拉丁常用的词汇中，firmus 有着强硬坚固含义。我想费穆会是个坚守信念的学者，才会在诸人都认为孔布里被阴影遮蔽的时候坐着马车朝着昔日学术的权地而去。现在费穆这个存在于过去的范恩伯格学者，他的马车成为了当地的象征。

卢克利齐：扇尾水鸟

在更早的时候我杜撰过一出关于卢克利齐的民俗，那就是他们相信水鸟的飞羽能保佑远行的人平安归来，于是就将这种水鸟做了卢克利齐的象征。自迁城之后以及建城时期的家族争斗，使得白河流域纷争不断，家族下属的卫士为了领属和之后城权发生的流血等事情让安顿下来的卢克利齐人——这些看重家族力量的人们不愿意此事再返。与此同时卢克利齐的贸易，甚至海上贸易变得发达起来，外出的居民愈加多，使得这样的徽记更具意义。

雅谷佩特：鳧尾鹰

雅谷佩特港的名字就是拉丁文的鹰与水两个词语的合成而来。位于南角海港的雅谷佩特出产过诸多商客，冒险家甚至掠夺者，例如以三头鳧鸟为徽记的图奥塔宁这样在海上寻觅和标记岛屿，探看航线，私下里抢劫海盗的黑手学者。鹰这种强硬而勇敢的鸟类便也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因为是水港的关系，所以为鹰画上了鳧的长尾。

瓦恩兰：持酒爵的乌鸦

瓦恩兰的原文 Wineland 即为酒乡。在那块绿绒生烟的坡地上，美酒佳酿不仅带来丰厚的收入与名望，能消毒和别有它用的酒也带来的擅于医疗的善者，一如之后定居于鲁坦的药剂师埃多甘。在星座的故事里，我想起了一则关于乌鸦座的，那就是阿波罗派遣金色的乌鸦去溪流边采一杯春日的泉水，但乌鸦被未成熟的无花果所吸引，边打算等它成熟。期间自然耽误了不少时间，于是狡诈的乌鸦抓来了水蛇，说是受到它的攻击才耽搁了采水。但阿波罗不被谎言所骗，于是对它加以惩罚并升为一个星座。在这里引用这个故事，将瓦恩兰的象征做为持酒杯的乌鸦，赞美此地美酒如春泉，让人留恋不舍。

吉迈内兹：滴水嘴

将这种看起来丑陋又会受到巫师操控的事物作为城徽是受到当地人塞尔吉奥的影响。在这座灰暗但喜爱着剧目的地方，就算是滴水嘴也能由此得到美丽的故事。多雨的山城吉迈内兹里排水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尖耸高大的建筑物上，这样的雕塑也是随处可见。

蒙塔尼：六头鹤

在北欧的童话世界里，尤其是丹麦的民间，有着鹤鸟能为夫妇带来孩子的说法。蒙塔尼上的圆厅学派学者们对知识有着宽广的胸襟，能容纳诸多他人所禁忌的，嗤之以鼻甚至厌弃的学识加以钻研。例如经院学派所排斥的魔鬼的黑书在圆厅学派看来是不可错过的字句的集合。因此鹤鸟带来子孙在这里蕴意了蒙塔尼学者们博学多识的情况，而六头，六这个魔鬼的数字，表示这他们对黑水里泡烂了的事物并不排斥。

孔布：太阳

孔布 combes 这个词相当于梳子 comb，取梳理知识的这么个意向。它为东方被认为最早的学术重地，而曾经殿堂上的学者也认为他们是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人，对这座光辉之源的崇拜使得符号化了的太阳成为了当地的象征。

豪泽：红干橡树

豪泽这片轰鸣着瀑布的林地里并没有城的印记，但行走其中的树与德鲁伊信徒有着自己的标记。在查尔斯笔下曾经出现过这么一首诗说道：

在花园的中央长着一棵橡树

在大树里面住着一位老人

有着红发男孩一样的身形

有着如坚果般的明亮的眼睛。

这里不赘述太多，截取了开头的四句话。查尔斯这篇故事里说着橡树里的人便是著名的德鲁伊教巫师梅林。关于这位伟大的巫师的故事太多，他能化身野兽，随意改变不同年纪下的外貌，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疯子，瞎着一只眼睛在绿色的原野上奔跑，叫着未来的预言。信仰着自然平衡的力量，像野兽一般梭巡的德鲁伊们，我想以红色树干的橡树作为他们的标记。

弗隆泽塔根

弗隆泽塔根一词的由来我还有点印象，是泉眼和什么的合成词我忘记了，当时这么组合的意思是取传说的泉眼的意思，指弗隆泽塔根的发展与传说息息相关。

中庭：树角雄鹿

在这里我又想说马修连恩关于鹿的那一段陈述。鹿这种动物在历来都具备着灵性，布丰的动物素描里关于鹿的描述里有这样说道：

它听见远处有人打呼哨或者高声召唤它，就戛然站住，定睛观瞧；欣赏那些车辆，牲畜和人。

如果那些人没拿武器，也没有带狗，鹿就放心的继续走路，并不逃跑，而是从旁边骄傲的走过去。如遇到牧人吹芦笛或者竖笛，鹿似乎静静地而又兴趣盎然的聆听。

这种徜徉在林间的骄傲的动物，成为了中庭的象征，而取代了角的树枝叶片，象征着生生不息。

蒙格里苏：独腿红雀

雀鸟一如云雀，夜莺等在故事里出现不少，它们大多能歌并且代表着不可捉摸的理想，说故事的人们并不吝惜让它们多次出现于宫廷之中。而蒙格里苏的地下藏身的贵族们，他们曾经也有着如长诗一般的故事和财富，现在却因中庭的变故而来到寒冷的北方，蜷身地下，交出了生命和鲜活的血肉。就像他们所选的标记：断了一条腿的红雀。

费拉尼：血口火舌

这座硫磺和地隙上的地域里流动着繁杂的暗潮，魔鬼的低语，外来客的演说诸如此类，这些

看似细小的语言最终推动了这座险恶之地成为两大学派衰弱之后的学系再盛的喷口，但最初这些未加琢磨和融合的情形，配以看得见熔岩河水的裂隙，使得张开的大口和吐露的火舌成为了费拉尼的象征。

巨战壁垒以及柏洛韦塔 Balrovia：炎魔之拳和红砧

巨战壁垒为柏洛韦塔的延伸，柏洛韦塔这座峭壁之间建立的城常年被地裂和火山的活动蒸腾。当地人信仰着是火焰与大地生命，是火带来的光并区分了阴影，公正不阿。火术士和祭祀在此地得以长命和活跃。巨战壁垒这座位于山下，由巨大圆形壁垒围拢住的地域，烧红的铁柱上猎猎展开炎魔之拳的图案，由毒龙塔斯泰大公爵占据，为抵御火山熔岩喷发和保护柏洛韦塔人而建。在后期保护了火民甚至附近费拉尼居民不受暴君铁蹄的践踏。以炎魔的拳爪为巨战壁垒的象征，象征它的保护和战斗之力。而柏洛韦塔的象征：红色的铁砧，则是火民传说中用以淬炼的珍宝：

当你的步伐朝向柏洛韦塔
灼热的勇士，不要惧怕
只要你的长锋自红砧上来
只要你的灵魂自火河里来

[柏洛韦塔短歌]

许多相信着火的人们都在追逐着这块铁砧，包括东陆北方本该随着狼群信仰雷电为始源的狼津克纳格尔。

（柏洛韦塔的名字：炎魔 balrog 和生 vita 结合，表示着火的魔性和给予生命的意义。）

阿卡南：蓝嘴鹈鹕

阿卡南僧院这个徽记的由来并没有想太多，单纯是因为突然觉得将铁质古代文字挂在下颌上的样子很像鹈鹕这样的鸟，由于他们身着蓝袍，所以就这样的决定了下来。

滕伯顿：黑面马

黑马多象征着出乎意料的勇士，带来压迫般的力与美，符合着当地马上战士们的品性。

莱乌柯诺：剑舌白狮

莱乌柯诺原本的标记难以考证，当古教的分支，以狮子为象征的这一支的成员来到这座白石城并占据了它之后，张开大口吐出宝剑舌头的白色狮子便逐渐出现在城的各处。狮子象征这派分支的勇气和因研习古老知识而承袭的原始野性。宝剑的口舌的来头为当游吟诗人的地位开始撼动，因新教的逐步成型而出现因意见不同而流亡的诗人逐步多了起来，莱乌柯诺是率先收留流浪诗人的地域之一，剑舌象征对抗和守护。

莱乌柯诺这座城市由诸多巨大的方形石质建筑构成，在这些歌里可以窥其风韵：

既然已经从辽远的中庭
聆听到惜时的感叹
金车银马，穿过其间的以太
既然已经来到我身边，为我梳理
树的枝蔓，我整个灵魂都在祈福
请你自己
为我驻足

[《盛夏对歌录》之一]

VI

钱币

金银铜

通用钱币的设置

东方的德摩特斯缇

东方各地在列城时期多有来往，因此具备通用的货币。货币上铸的图案按照这片陆地上文明进发方向上的据点为标记。金币上的图案是孔布的太阳，银币上是塞克泰瑞乌斯的城堡，铜币上为南方古地托尔弗森的龙沙泉。可以简称为金日，银堡和铜泉。各地也有在自己的城镇和集市里流通的钱币。

西方的弗隆泽塔根

西方的中庭影响最为强烈，而各地和中庭的贸易都十分频繁，因此中庭的弗缇图铎王时期钱币成为了流通至今的通用货币，上面铸造的图案为诗歌里爱听的意向。金币的光辉如同日光，因此铸上宝剑的图案象征白天里骑士巡弋。银币的色泽像是月光，因此银币上铸盾，代表夜里卫士守护城塞。铜币比金银繁多，象征诸多居民，铜币上铸号角代表人民的力量。简称金剑，银盾，铜号。在其他地方也流通各自的货币，比较著名的如滕伯顿的金币黑面马，银币独眼头盔，铜币断掌笼手等。